窗外有条河

□白义孟

如同一匹灰白色的帆布，从两岸青绿的草木间徐徐飘来。行至眼前，突然一拐，折了个近九十度的弯，穿过一座石拱桥，又缓缓挪着步子，向前铺展开去。

这是一条河，一条在我窗外年年涌动的河。

这条河叫作黄家河。河水自山的东麓奔涌而来，流过我窗前的这段，当地人又叫其磨滩河。河水淌过一块巨石，早年岸边有水磨，故得此名。

我们的办公楼，建在我当年调回母校所住木楼的原址。没有围墙，几棵大树次第立在木楼外围，十来块四四方方的青石一字排开，挨着大树，算是栏杆。晚饭后，我时常搬把木椅，倚在窗边，望向清清的河面，想着一些莫名的心事。

日头当空，暑气在河里慢慢消散，看得见麻鸭戏水，白鹭翩舞。日头偏西，常有村民在磨滩河边的巨石上洗衣沤麻。一二十块长条石，当作跳蹬横在河面上。大石之上，孩子们的喧闹声盖过水流声，远远飘进窗来。

夜幕降临，磨滩河周围的男人们穿着短裤，肩头搭一条毛巾，光着肩膀下河纳凉。我们几个要好的老师，也常常跟着往跳蹬这边来。燥热褪尽，回校的路上，一路飘着嘻哈声。草丛中的萤火虫忽亮忽暗，跟着笑声往前飞。

入夜，树上的蝉鸣和鸟鸣渐渐消停，只剩河水的哗哗声，伴着屋内备课本上笔尖下的沙沙声。夜深，河风穿窗而入，拂过床榻，捎来丝丝凉意。天刚拂晓，远处飘来住校学生的琅琅读书声。我翻身下床，迎着朝阳在马路上奔跑。磨滩河段两岸的树木飞快向后退去，我偶尔停下来，捡起一块石头，扔向磨滩河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激起一道水柱。

窗斜对面的河滩上，掘过一口井。遇上大旱，乡亲挑取经河沙滤过的河水，洗衣、喂牲畜。这条河，算得上是当地人的生命河。

日子静静流淌，一届届学生走出校园。

只是，磨滩河藏着凶险。

那年六年级毕业考试那天，学生交完试卷个把时辰之后，祸事便在河边发生了。

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两个考完试的学生跑到磨滩河洗澡。河水在滩里打着旋儿，当地人和学校老师都知道磨滩河暗藏凶险。那两个学生跨出校门，就把老师反复的嘱咐抛在脑后，岸边警示牌上的字，自然也没放在心上。

凄厉的哭喊声传来，我扔下纸笔冲出木楼，人们已把两个光溜溜的孩子捞上来，本就贫血的班主任身子一软，“咚”的一声栽倒在地。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炸响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木屋的，守在窗前，盯着幽暗的磨滩河，一夜无眠。

之后的清晨，伴着读书声，我照样在磨滩河段跑步。只是不再停下来扔石块，不想再听落水的声响。

第二年，木结构办公楼拆了，原地建起新办公楼。同年秋天，磨滩河突然变了脸色，两岸的青草染成了墨色。麻鸭嘎嘎地拍打着翅膀，奔到窗外的马路上来回乱窜，河面偶有鱼儿浮起，露出洁白的腹。远处两根高耸的烟囱，大口吐着白气，空气中裹着焦糊的炭味。我没敢再在磨滩河段跑步，关上窗，拉严窗帘，隔开浓烟，也隔开这条变了脸色的河。

直到几年后的某一天，两根高烟囱轰然倒下，压在我心底的郁结，才慢慢散开。我打开窗户，清新的河风灌进来。我又重新在久违的磨滩河段跑步锻炼，甩开步子，大口呼吸。偶尔停下，站在树下，看见河边三两晨钓者，神情专注。我心底轻轻一笑，继而深吸一口气，再度朝前奔去。

安稳日子没持续多久，“八八洪灾”留下的伤，又刻在记忆里。

那年暑假，连续两天两夜瓢泼大雨，黄家河翻涌着一路狂飙，没给人半分喘息之机，野蛮地席卷一切，圈里的猪、屋里的锅、屋后的树、地里的粮，一股脑全被吞没。河水怒吼着，一路不停，像挣脱束缚的野兽向前冲。河水漫过石拱桥面，被它裹挟的树木“砰”的一声撞上桥墩，硬生生地被折成两截……

那年秋季开学，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向河岸。河滩裸露，残枝枯叶，凌乱堆积；一道深褐色的水痕，如粗墨线烙在崖壁。水痕之上，草色青青；水痕以下，枝叶破败。我下到磨滩河岸，扶住歪扭的树木，慢慢向上顶。树枝接连发出细碎的嚓嚓声，像劫后微弱的呻吟。崖壁水凼边的石缝里，几只小螃蟹小心地探出头，倏忽又缩了回去。风裹来一股泥腥味，低眉看看磨滩河，它依旧静静流淌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。

我在河边站了很久，静静望着河面。河水摊开，像一页写满起落的纸，青山静立身后，见过河水死而复生，陪着校园一年年更迭。我转身回到二楼的办公室，凭窗凝望。三十多年来，我坚守在这方校园，看着河水日夜奔流不息，带走晨昏，带走岁月。心底的过往，都留在这里。

窗外磨滩河水流依旧，明天读书声还会响起。



青皮柑橘

□文/图 彭梦灵

凛冽的青色柑橘皮味，是冬天里最让我安心的味道。

早年间，本地产的青皮柑橘，青得似墨，皮上有一层冷釉般的光。结实的白色橘络下，又酸又冰的果肉，汁水漫溢出辛冽的、让人清醒的果酸。这是我潜意识里冬天的味道。

以前出行常晕车，即便是短途，外婆也要提一篼柑橘。我看到那满团青色，心里便会安定。脑子和胃一齐袭来天旋地转的混沌，一阵消停，一阵汹涌。吐过了，总算松快些。这时，外婆剥开一只青柑橘，递到我手里。

小小的手掌正好接住。我端详这一面是春一面是雪的果皮，春是眸中一晃清新，雪是舌尖一抹微苦。记得第一次外婆教我把柑橘皮捧在手里凑近鼻息，我深吸一口，吸进冬天的寒冷。那是我安心的乘车经验。

我爱木质调的柑橘，也爱花果缤纷的柑橘，更爱冰冷带着寒意的青皮柑橘。

再回家乡时，我已是青年。随着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，各个柑橘品种竞相更迭。有皮薄肉厚的，有如血般鲜红的，有无籽的，有纯甜的，无一例外，漫山遍野都是生机勃勃的橙色。只有青色的叶片，不见青色的果实。

家乡是山地丘陵地貌，极适合种植柑橘。近些年，家乡创建了本地春橙品牌，晚熟的果子三月还在桌上。我却有些莫名的失落感，只觉得柑橘与秋冬的关系，就这样一点一点淡了。

青皮柑橘，早已绝迹于乡村，也退出了市场。它皮太厚，果肉太酸，白色的橘络嵌入果肉，怎么也剥不干净。最要紧的是，人们的口味变了。

物以稀为贵，水果以甜为贵。老的柑橘品种退出市场，老的人也将退出时代。

一直以来，外婆生活在一种近乎凝固的时空里。我从没感觉她变老，仿佛她生来就是老人。只是从老照片上，看到壮年时的她怀抱襁褓，发丝乌黑，干练有劲，才顿觉她的确是变老的，而非生来就是老人。

她的时间，是另一种时间。灶火、饭点、节气、腌菜、晒被，循环往复，不标刻度，不被线性进步时间催促。

最近，外公的身体不好，家人轮番“教育”外婆，希望她别再为无谓的小事跟外公拌嘴，免得外公动了气，不利于康复。苦口婆心，劝了又劝，却收效甚微，两人依然发生了几次不小的争执，家人们纷纷责怪。

外婆不识字，家里有人说她没文化，不懂道理。外婆不会使用手机，又说她不好学，总是麻烦别人。外婆的世界，没有“成长”这个词，她只知道，灶上的火不能灭，坛里的菜不能空。外婆出门散步，都是走同一条路，即便不带手机，你也知道去哪里寻她。在这一亩三分地的时空中，她尽力经营着柴米油盐，这关乎一个家庭三代人随时回家都有的温饱。

他们数落外婆这些话时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外婆只是坐在灶边，把柑橘皮一片片翻过来，晾在窗台上。

有人说，现代人正在失去“附近”。我们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，却不知道楼下正在发生什么。

这个时代，好像不再需要这样的老人了，他们不识字，不好学，体力下降，性格固执。可是我想，我们能不能停下来，等一等那些走得慢的人。

我依然怀念那个时代，青皮柑橘堆在厨房的灶台边，只要是冬天，它随时都在。

在滚滚洪流中，给它留一方静止也好。